

一位从建筑行业转行的00后殡葬从业者：

从业半年，才敢告诉爸爸「我在墓地工作」

记者 巩悦悦 报道

图纸之外的选择

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一样，在河南新乡一处陵园里工作的小潘是自主选择去做“生命礼仪师”的。据她介绍，高中时因为电影《人殓师》对殡葬行业产生兴趣，却遭到母亲强烈反对。高考时，她妥协报考了建筑专业。

转机出现在毕业后。在建筑行业熬夜画图、量房、应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日子里，小潘很快意识到，这份父母眼中的“正经工作”，自己做得并不开心，“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”。

与此同时，为缓和母女关系，小潘妈妈通过不断学习、读心理类书籍、接触年轻群体，最终对女儿说：“工作别有压力，选你喜欢的吧。”

从建筑行业离职后，小潘虽然对殡仪工作念念不忘，但因为这份职业比较特殊，她也尝试寻找过其他工作，但都不是理想中的。后来，一则“生命礼仪师”招聘启事跳入她的视野，没有专业背景的她，仅凭一腔孤勇应聘成功。据她介绍，陵园和殡仪馆招人难，尤其是年轻人。

小潘应聘的岗位是遗体美容师，和她一样身处这个岗位的还有一位五六十岁的师傅，以及一位“90后”。她的到来，成为这处陵园里最年轻的从业者。不过直到上个月，小潘才敢和爸爸说“我在墓地工作。”

“三个月才缓过来”

从业半年多了，第一次服务逝者的经历让小潘至今难忘。

那是入职后的第三个月，小潘面对的第一位逝者，是一位肝癌离世的60岁阿姨。逝者因冷冻僵硬，粉底难以附着，她就用手心一点点焐热逝者脸颊，将妆容融进皮肤。三天后，当送逝者最后一程的时候，家属给出的评价是，“化妆把她还原成了遗照上的漂亮样子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”

对小潘而言，这份“还原生命尊严”的工作背后，是持续三个月的心理拉锯。

“第一次面对逝者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想象中的逝者就像人睡着了一样，但其实她是因肝癌去世的，我能从她脸上看到生前痛苦挣扎过的痕迹。”小潘回忆道，在为逝者化妆的三天时间里，她不停地给自己做思想准备。“那段时间我每晚都会从噩梦中惊醒，甚至听到妈妈提高嗓门都会心慌害怕，心理压力特别大。这

作为时刻接触“死亡”的职业，“殡葬”在很多人眼中是“要退避三舍的”。不过，“殡葬”相关词条还是在清明节前冲上了热搜，不少年轻人用科普的方式，在社交平台展示殓师的真实状态。轻松的基调、跳脱的内容，打破了人们对“殡葬”的刻板印象，也让人对殡葬行业产生好奇。为此，记者采访了一位选择殡葬行业的“00后”，听她揭开了该行业的神秘面纱。



小潘(左)正和同事进行下葬仪式前的准备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
种状态持续了三个多月。”

后来，守灵期间，当去给逝者家属送遗照的时候，小潘看到逝者生前照片“很动人”，就像是身边长辈一样，“照片上的人和我当天看到的人反差很大，我会联想到她生前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就会发自内心地想要体面地送她离开”。

“00后”的生命课

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？小潘道出缘由：“我现在20多岁，家里没人去世。但我总会恐惧，我怕真正面临这一刻的时候，不能让他们体面地走完流程。我想多经历一些，让自己有个心理预期，学会坦然接受和面对死亡，因此我越害怕什么就越要做什么。”

从事殡葬行业以后，她发现和家属打交道会更多。比如要照顾他们的情绪，尽量给予他们安慰和帮助，“当别人遇到悲痛的事情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工作做到最好，我想把他们最后一件人生大事做圆满”。

不过，小潘因为好奇，更带着些许的恐惧入行后，身边的朋友更多是不理解，她能明显地感受到“大家平时在避讳”。“我和朋友讲这里的生活，朋友也会非常害怕。不管我描述得多美好，尽管他们也觉得这份工作不错，比较清闲，但也会恐惧，也会考虑很多。”小潘轻叹一口气说，“他们内心可能还是过不去那道关。”

如小潘所言，放眼日常生活，人们一般很少谈论“死”。因为这份职业，好几位朋友选择与小潘断联，但小潘仍然不后悔从事这份职业，“这份工作总要有人去

刃明杰 青岛报道

3月30日是青岛市第十个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缅怀纪念日，红十字生命奉献林纪念碑上新增刻231位捐献者名字。青岛市在福宁园奉献林举行以“生命·希望”为主题的缅怀纪念活动，共同致敬无私奉献大爱的1386位遗体捐献者、1437位器官捐献者、2334位角膜捐献者。

自20世纪80年代沈福彭、束星北两位科学家做出奉献的约定以来，青岛已实现遗体、器官、角膜捐献超过5000例，实现所有重要脏器的本土捐献和移植，超过万名患者获得重生的希望。

活动现场，捐献者家属、器官移植受者、捐献志愿者代表及市红十字会、市委市直机关工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妇联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、青岛大学附属医院、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、康复大学、各区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等300余人在生命树打卡墙上手写祝福和敬意，共同诵读《奉献林赋》，分别向捐献者敬献鲜花，表达对捐献者的崇敬和怀念。

市北区劲松一路社区的刘玉兰大姐来到活动现场，缅怀三位在生命终点毅然选择捐献遗体和角膜的至亲。她说：“死亡从未带走我的亲人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人间。当某天我的生命走到终点，我愿像我的亲人一样，化作一粒火种，在黑暗中为他人燃起微光和希望。”刘大姐以捐献者家属与捐献志愿者的双重身份，倡议更多爱心人士加入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行列，用一份无私的抉择，点亮他人生命的曙光。

据了解，自20世纪80年代沈福彭、束星北两位科学家做出奉献的约定以来，青岛已实现遗体、器官、角膜捐献超过5000例，实现所有重要脏器的本土捐献和移植，超过万名患者获得重生的希望。特别是将3月30日设定为全市捐献者缅怀纪念日的这十年间，越来越多的大爱薪火相传。目前，青岛市登记6.3万名捐献志愿者。特别令人动容的是，许多捐献者家属化悲痛为力量，主动加入宣传队伍，用亲身经历传递生命教育的火种。

每一例捐献背后，都是一个关于生命接力的感人故事。捐献者中有逾百岁的老教授，也有定格在花季的年幼孩童，虽然人生轨迹不同，他们却都用最纯粹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厚度。

青岛遗体、器官、角膜捐献超五千例

超万人因此获得重生希望

这种缺失催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行为，有些人“忌讳”死亡，对殡葬行业从业者另眼相看；有些人则对逝者进行豪华祭奠，极尽铺张之能事。这两种行为看似矛盾，不过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都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死亡的表现——前者是无法坦然接纳死亡这一必然归宿，后者则用奢华的形式来掩饰对死亡的惶恐与困惑。

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。据小潘介绍，陵园和殡仪馆招人难，面临着人才断层的问题。在她工作的殡仪馆，工作在遗体美容岗位的，除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师傅外，只有一名“90后”。有资料显示，如今每年殡葬业的人才缺口为1万—2万人。虽说教育部于2022年将现代殡葬管理专业纳入当年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

补清单，但死亡教育的缺失引发的对从业者的歧视，很有可能阻碍行业的发展。

这种局面亟待破题。正视死亡，不妨从为殡葬服务“脱敏”开始。做到这一点，普及死亡教育必不可少。比如，可以通过学校教育、媒体宣传等途径加强死亡教育，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避讳心理，引导人们学会理性看待死亡和殡葬行业。诚然，观念上的改变很难，但只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去推进，终会改变社会对殡葬服务的偏见。

电影《人生大事》中有这么一种说法：天上的每一颗星星，都是爱过我们的人，而送走旧人的那群人则是“种星星的人”。唯有正视死亡，像小潘这样“种星星的人”，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。



□评论员 朱文龙

正视死亡，从为殡葬服务“脱敏”开始

职业带来的尊严。

另一方面，同样是因为职业原因，殡葬行业从业者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另类眼光。小潘在入职很长时间后，才敢对父亲说“我在墓地工作”。得知她入职殡仪馆后，不少朋友甚至选择了与她断了联系。

前段时间，四川达州城区一家丧葬服务店就因为开在居民楼下，部分业主不仅将丧葬服务门店的广告牌砸掉，还把店老板打伤。这些事例表明，殡葬行业从业者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小潘给出的答案是，“他们内心可能还是过不去那道关”。如小潘所说，对殡葬行业从业者的歧视，源于对死亡的忌讳。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心理。对死亡的过度忌讳，暴露的是死亡教育的缺失。

小潘的话反映了当前殡葬行业从业者面临的尴尬处境。一方面，殡葬服务不可或缺。工作中，从业者被需要，被逝者家属尊重。作为一名遗体美容师，小潘第一次为逝者化完妆，就得到了逝者家属的高度评价。家属说，“化妆把她还原成了遗照上的漂亮样子，就像睡着了一样”，这让她充分感受到